

短笛新韵

清贫铸就的勋章

——致方志敏烈士

八女投江

■罗剑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的风仍然滚烫
您为信仰赴汤蹈火
未曾有半分彷徨
告别这贫弱山河
更藏着无限期望

九十年风雨
洗不去您眼底的光亮
在追逐光明的路上
抱定“愿意牺牲一切”的决心
即使在生命最后时刻
依然为信仰放歌
清贫铸就的勋章
在强军路上闪耀光芒
精神的火炬代代传
照亮前行的方向

务实际，尚清廉
是练兵备战的铁律规章
为民政，固根基
戍守一方初心不忘
《可爱的中国》写下的期盼
终在山河无恙中绽放
我们以青春赴使命
用忠诚护家国安康
训练场上，滚烫的汗水滑过脸庞
那是告慰您的灿烂诗行

这些年轻的女兵
个个有英雄虎胆
她们左冲右突
被敌人围困在乌斯浑河边
年龄最大的冷云仅仅二十三岁
年龄最小的王惠民只有十三岁
两个人出生相差十年
但都青春灿烂

她们弹尽粮绝
她们背水一战
敌人逼迫她们投降
对准她们的枪都顶上了子弹
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
“我们是抗联战士
宁死不做俘虏
为祖国的解放
与敌寇反复周旋
死战就在今天”

她们砸毁手中的枪支
挽臂涉入乌斯浑河
她们是八个普通的女兵
她们是不屈的歌者
《国际歌》伴着她们无畏向前
河水一点一点
把她们的身躯
把她们的生命
吞咽，吞咽

左岸的白桦
静静地睁着眼
静静地流泪
右岸的红松
不忍低头看
一直昂首耸天

乌斯浑河，乌斯浑河
这八位优秀的中华女儿
不畏强暴，性烈如火
手挽着手
那样坚定和执着
集体投入你的怀中
就这样壮烈殉国

乌斯浑河，乌斯浑河
你涌起的每一层波浪
都是为八位女英雄
纵情高歌
你流淌了千里万里
把这动人的故事
到处传说，到处传说……

山水有清音（水粉画）

山的那头是成长

■卫怡博

记忆里的童年，是被青山绿水织成的一幅鲜活画卷。家乡的群山像沉默的巨人，层层叠叠将村庄温柔环抱。清晨，山间的薄雾像轻纱般飘逸在树梢间；傍晚，袅袅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起，与晚霞缠绵交织。

父亲半生与这片山峦相依。小时候，每当我仰头问他“山的那头是什么”，他眼中便泛起熠熠光芒，滔滔不绝地为我勾勒出一幅绚丽的图景：漂亮的房子、气派的轿车、繁华的街头……我的心底便生出对山外世界

无限向往。

2023年，带着憧憬，我离开家乡，踏上军旅之路。临行前，父亲擦去那辆老旧摩托车上的灰尘，载着我缓缓驶向山外。摩托车的轰鸣声打破了山间的宁静，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飞舞。我紧紧攀着父亲宽阔的脊背，望着逐渐远去的村庄，满心都是对未知的期待。

从家乡奔赴西北边陲，一路上，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当列车逐渐驶入西北的崇山峻岭，窗外的景象渐渐变得苍凉。

这里的大山，与期待中的截然不同。没有葱郁的树木，没有温暖的炊烟，漫山积雪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远处山峦如同被冰雪浇筑的巨人，威严矗立。

踏雪巡逻时，走在险峻的巡逻路上，寒风卷着冰碴儿打在脸上，班长那句“拉紧背包绳，跟我走”的声音，与父亲带我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拉紧我，攥紧了才不会摔”重叠交织，让我在狂风中生出莫名的镇定。

休息时，我在哨所给父亲打电话：“爸，这里的山上全是雪，没没过膝盖。”我描述着巡逻时的场景，说界碑在夕阳下像钢铁战士般挺立。电话那头沉默良久，然后传来父亲带着笑意

的哽咽。

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我在这座荒山中稳稳扎根。父亲曾经描绘的繁华世界，早已化作心底一抹温暖的回忆。每当站在哨所的最高处极目远眺，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我便更加深刻地读懂自己肩头的使命。

山的那头是成长。在这层层山峦之间，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军旅点滴

黑土忠魂

■刘金祥

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抗联密营遗址隐于密林深处。当年，这样的密营遍布于长白山、小兴安岭。敌人“围剿”时，密营是抗联战士的藏身地。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曾这样回忆：“密营里永远弥漫着血腥味、汗臭味和松脂味，20个人挤在10平方米的地窖子里，翻身都要喊口令。”曾有抗联战士后人来到密林中，寻找祖辈父辈的遗骨，当地人

说：“哪一棵树下都有……”

1936年冬，日军调集10万兵力进行“讨伐”，抗联密营多数被日伪军捣毁，战士们不得不“跑冰趟子”——在齐腰深的大雪中艰难跋涉。即使许多战士的腿早已冻伤，他们也要按照信号寻找安全的地方。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抗联战士会利用大树传递消息。当年，树上常常挂着不同颜色的布条：红色代表出现敌情，白色意味着密营安全，蓝色则暗示尽快转移他处。一位张姓老人告诉我，他父亲曾是抗联的交通员，专门负责在各村镇之间传递情报。“父亲说，最怕冬天出

门送信，雪地里脚印太明显。后来他们开始倒着走路，或者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再用树枝扫平。”老人说着突然哽咽起来，“父亲的10个脚趾全都冻伤了。”

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的四块石山，也有抗联密营遗址。寻访时，我遇到正在附近采松子的李老汉，他指着山崖下一处凹陷地说：“瞧见没？那是抗联的‘粮仓’。”原来，当年抗联断粮时，战士们就把松树皮内层磨成粉末充饥，并乐观地称其为“松树面”。但给松树剥皮会暴露行踪，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只在每棵树上剥一小块，这样既不会毁坏松树，又能收集到“粮食”。李老汉掰开一颗松子，告诉我：“听我爷爷说，抗联战士饿得走路直打晃，也不动老百姓一粒粮。”

抗联面对的形势极为严峻，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查阅日军“讨伐”档案时，一组数据深深刺痛我的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抗联消灭敌人18万余人。惨烈的作战，使抗联部队

从最多时3万余人锐减至最少时不足2000人。日军实行梳篦式“清剿”，制造“无人区”，甚至悬赏以“一两黄金一两肉”来购买抗联战士的人头。这样的绝境，淬炼出一种近乎神话般的坚韧——杨靖宇独自在密林里与数百名日伪军周旋5天5夜，赵尚志重伤后仍指挥战斗，魏拯民咳血不止却坚持工作。

我翻阅着抗联老战士李敏的回忆录《风雪征程》，其中有一段描述1938年冬天的西征：“战士们穿着单衣在雪地里行军，天亮时发现队伍少了一半人——不是牺牲，而是冻僵在原地却依然保持着行军姿势。”恍惚间，我看见无数身影在雪地列队前行，他们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他们伤痕累累却挺直脊梁。我突然觉得，抗联将士没有远去，他们只是化作大地的骨骼，为中华民族的站立提供最坚实的支撑。

冷月无声，大地有痕；英雄无名，岁月有歌。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记忆，不时刻在纪念碑的铭文中，更在后辈始终挺挺的脊背上。

歌。在青岛市博物馆的藏品里，一张泛黄的漫画剪报《陈桂香和她领导的妇女模范小队》静默如碑。那薄薄的纸页，浸润着1945年的墨香，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卓然风采。

1945年8月，在胶东军区第二届英模大会上，陈桂香被授予“胶东民兵英雄”称号。不久，她又当选为山东省抗日民兵英雄。一首《女英雄陈桂香之歌》就在那时悄然传唱开来：“可爱的女英雄陈桂香，你的名字多么响亮，像一朵美丽的鲜花，开在胶东大地上……”她的英雄故事，还跟随着3位美国记者的笔端走向世界。

1959年4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影片《地雷战》剧组人员来到青岛市，寻访时任市北区法院法官陈桂香，了解她抗战时期的英雄事迹。陈桂香翔实生动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剧组人员。不久，陈桂香便接到出演电影《地雷战》的邀请函。虽然她最终没能走上银幕，但女主角“玉兰”身上有她的影子。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宁肯被敌人打死，也不能暴露八路军伤员的情况”这句话，如今镌刻在海阳地雷战纪念馆的展墙之上。人们不会忘记，这穿越时空的铮铮誓言，来自一位曾剪去长发、支持抗战的女性——陈桂香。

在军营生活中遇见自己

■北 乔

我的新作《瞄准》（人民日报出版社，2025年8月），收入《缺口》《虚光》《瞄准》《七秒》《天空有云彩》《军歌不仅是用来唱的》等6部军旅中篇小说。其中的情感纹理和精神图景，源自我和我的战友们。

在营区里，作为带兵人，排长确实有些特别。排长的年龄不一定比班长大，很多班长的带兵实践和经验远比新排长丰富。入伍第3年，我考取初级指挥院校，一年半后回到部队任实习排长。在我们排，无论年龄和兵龄，我都没有绝对优势。带兵先强己，我和战士们一起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用汗水与伤疤赢得大家的信任。

面对那些调皮的战士，我不会想着修剪他们的缺点，而是激发他们的上进心，鼓励他们向“当一名好兵”的目标迈进。当年，排里一名战士军事素质过硬，是全排数一数二的训练尖子，但他很自卑。我和他聊天时，常用他的训练成绩表扬他。他倾听我的反馈时很高兴，与我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有一天，他对我说：“排长，其实有自卑感挺好的，这能让我看得清自己，更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这让我想到枪的缺口，看起来有不完整之感，但正因为有了缺口，精准瞄准才得以实现。如此，也就有了《缺口》这篇小说。

我相信，走上从军路、走进军营，在训练场摸爬滚打、在枪林弹雨中冲锋，是许多人的梦想。战场是显现军人价值的高光之地。军人的最高使命是消灭战争，还世界一片安宁。在革命与战争年代，消灭战争的主要手段是以战止战。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今天，消



田作